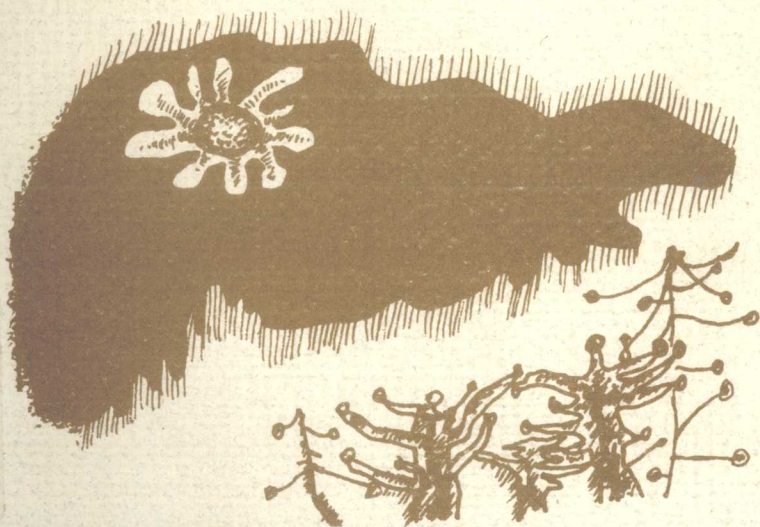


洒满问号的路

李怀竹 / 著



洒满问号的路

李怀竹／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洒满问号的路/李怀竹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
ISBN 7-5434-3985-9

I. 洒…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719 号

书 名 洒满问号的路

作 者 李怀竹 著

责任编辑 王 芳

封面设计 朱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0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3985-9/I·541

定 价 7.20 元

为官和为文

——《李怀竹散文集》序

· 蒋子龙 ·

此书的作者是现任河北辛集市的市委书记，一位有权力能造福一方的官员。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本书了，前三本都是政治和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耐人寻味地构成了一种“权力的文化现象”，不是心血来潮地附庸风雅，不是把由别人捉刀的讲话稿汇集成册，过一把出书的瘾，而是确实喜欢舞文弄墨，习惯借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且时常表达得直率而锋锐。这里不妨摘他一些名句：“改革就是政府的被改革”，“降低执政成本”，“中国社会的最大腐败是政府的腐败，政府的最大腐败是用人的腐败……人选人，领导选领导。”

不知为什么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如今会当官的人

似乎忌讳著书立说。这“会当官”三个字是老百姓的调侃之语,并非说当官当得好,而是贬意多于褒意,是指精于为官之道,格外珍惜自己的前程。现在的商人们愿意被人称为“儒商”,给自己加上一层文化色彩,军人则愿意当“儒将”。惟领导者们,并不喜欢被人叫做“儒官”或“儒干”,文化品位似乎跟官运干系不大,闹不好还会有副作用。这大概是“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强调领导干部的文化素质,不知怎么这种对文化素质的要求变成了对文凭的追求,变先上学后当官为先当官后上学,根据当官的需要再去获取各种文凭。总之是“你要什么,我有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今人对古代通过科考选官的制度大不以为然,批判了几百年犹自没有批够。但古代大部分通过一级级科场考试选拔上来的官吏多少还是要有点文化的,他们为应付科考需熟读《诗》、《书》四子,精研《易》、《春秋》以及宋儒性理诸书,并旁及《通鉴细目》和史、汉八家之文,穷其旨趣,探其精蕴,全面系统地吸收士文化的精髓。儒家强调优秀的管理者不仅要精通治术,而且要能以文化治国,“强权治国,一时之策;文化治国,百代之业”。领导者不仅应该知道文化治国的重要,还能以文化“中和”自己的人格,协调自己的言谈举止。

前两年,某个地方的老百姓编过这样的顺口溜:

“城市乡村化，街道集市化，群众最听话，领导没文化。”这说明当今的老百姓对当官的文化素质已经相当敏感，且要求很高，很有见地地把他们在工作中的失误归结为缺少文化。提级升职、评职称、长工资也许文凭管用，但老百姓要看的是领导者的真水平，为官的业绩才是一个领导者的文凭。

李怀竹首先是一个市委书记，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是积工作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疑所虑，才有他的这些文章。是先做后写，做得多才能感悟得多，真做才能遇到真难题，才会有真收获。他写了这么多，并被出版社一本本地结集出版，这就给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考量他的依据——白纸黑字你既然写得明白就要做得明白，你写得正就要做得正！

可见一个领导者敢于写文章，不仅需要思想和才华，更需要正直和勇气。从这个角度看，李怀竹的为官和为文都应当受到尊重。一个领导者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值得称道的，为官利民，为文立论。遂写数语，权作小引。

目 录

1	村边那条河	(1)
2	亲情的港湾	(6)
3	没法填的履历	(14)
4	乐子哥	(19)
5	老蔫儿的故事	(24)
6	名医老 A 传奇	(30)
7	藤井先生	(35)
8	钱市长的“钱经”	(40)
9	朋友陈总	(46)
10	我知道的公木先生	(53)
11	去乔家大院“掏金”	(64)
12	抱犊寨游记	(69)
13	驼梁精神	(74)

14	游蟠龙湖	(81)
15	小城故事	(84)
16	武侯祠的顿悟	(90)
17	海瑞墓前论短长	(95)
18	误会的遗憾	(101)
19	做官先做人	(107)
20	应该为百姓想什么	(113)
21	饥饿与改革	(117)
22	读县志有感于机构改革	(122)
23	“金束鹿”五十年	(129)
24	赵州有“三宝”	(134)
25	三尝枸杞子	(141)
26	树“根”	(146)
27	集体经济的“根”	(150)
28	村政权的“根”	(155)
29	笔的功与过	(159)
30	后记	(168)



村边那条河

我的家乡是太行山中的一个村庄。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是个山青水秀的山村。村南那条清澈见底的绵河,一直是我脑海中的图画。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乡看望双亲,看到干涸的河床,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哺育了我童年的风景画般的母亲河。

绵河的河床足有一里宽,河中心深处也有二米多。河岸行行垂柳随风飘曳。木板桥把两岸的村庄连了起来。除了雨季,河水静静地从村边流过。站在河边可以看到河中成群结队的大小鱼群游来游去。岸边的农家妇女,三五成群的,或抡着棒槌捶打着衣服,或站在浅水中将洗好捶净的衣服,抖开撒在清净的水面,或是赤着白嫩的双脚将洗净的五颜六色的衣服铺在鹅卵石和沙上,让

太阳晒干。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美丽图画。

儿时，和同伴在绵河玩，忽儿在浅水处嬉戏，忽儿钻入水中游泳。狗刨子，仰泳都会，什么时候学会都记不清了。光着屁股像一条条鱼一样，越是深水处越去，反正五六岁的顽童也不知道什么叫死，只管尽情地没命玩儿。有时，和几个同伴在岸边的浅水处机警地把一双双小手伸入鹅卵石下摸鱼，比赛看谁摸得多。山里人是不吃鱼的，年长的人把吃鱼看成一种罪恶。后来河对面建了工厂，从城里来了不少工人。他们用药在河中炸鱼。我的父辈们很小看他们。我们摸到鱼后，在岸边挖一个坑，渗满了水，然后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放在渗满水的坑内，玩腻了再将鱼放回水中。有时我们从家中带来小铲子，在河岸边挖一条弯弯的小渠，小渠两边和河接通。河水从河岸上游一边的入渠口顺着小渠流向下游一边的入河口。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一条又一条鱼，毫无警惕地顺着我们挖的小渠游过去。这里，我们几个光屁股小子，将小铲扔在一旁，双膝跪在河岸，手舞足蹈地欢呼着，成了世界上的幸运儿。还时不时地把水渠中的鱼抓起来，对着鱼的脸做个鬼脸。尔后又将手中蹦跳的鱼放回渠中。

炎热夏季，大人是反对我们这些顽皮鬼在河边玩儿的。他们说，中午大人都睡午觉河边人少，出了事没人看着。听说还有拍花的，常常在成年人不在时将小孩领走。还听说河中有一种水鬼，在成年人不在时，拽住玩水小孩的腿或手，将人拉入深水淹死。反正大人要说出种种理由

哄吓我们。我父母亲是家中的主要劳力，一天到晚在地里忙个不停，无暇照顾我。中午看管我的任务交给了祖母。祖母曲膝躺在铺着席片的土坑上，和我脸对脸，看着我睡午觉。我闭着双眼，装着睡着了。听到祖母翻身睡着了，我悄悄溜下床，光着脚轻轻走到屋后的牲口圈儿，在伯父家的骡子屁股后边偷偷揪一根马尾毛，撒腿跑出来，扛一个竹竿就走。门外早有几个同伴在猫腰等着。我们有的跳入水中游泳解热，有的爬在岸边的树上，用马尾毛挽成的圈儿套知了。一个个光光的头，光光的身子，晒得黝黑黝黑的。

夜晚的绵河边，就像现在城市的广场一样热闹。吃完粗茶淡饭，大人们夹一条布袋或破席片向外走，我们像一条条尾巴一样跟在大人后边，一齐到河边的垂柳下乘凉儿。这是一天最开心的时候。我的文化启蒙就是在这河边的柳荫下开始的。劳碌了一天的大人们，到清凉的绵河中洗个澡，把带来的凉席或布袋铺在柔软平坦的沙土上，躺在上边，时儿望着满天繁星，时儿看着满河腾起摔膘的条条肥鱼，习习凉风从身上抚摩而过。我们像老实的小猫躺在大人身边，听大人讲各式各样的传说和故事。那时，村里读过书的人并不多，很多一个字不识的长辈，可以成本大套地讲《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杨家将》、《牛郎织女》等，讲得绘声绘色，听得如醉如痴。也有的时候，村里来了说书的，多半是瞎子。管顿饭和给安置个地方住，晚上请他们到河边说书。河水声、蝉鸣声、说书人的胡琴声和我们的笑声奏出了一首至今令我陶醉的交响乐。往往我们在河边躺到半夜还不愿离去。

这里清凉的水，清爽的风和迷人的口头文字哺育了河边一代又一代。

绵河的夏夜让我知道了很多遥远、神秘而又有趣的故事。听大人说，我们这一带女人的皮肤白净亮丽就是吃绵河水的缘故。古代的四大美女貂蝉就是我们家乡人。听大人说，绵河的源头离我们村只有四十里地左右，泉水从河北和山西交界的娘子关头呼啸而出，从山腰顺着峭壁飞腾而下。娘子关原名叫苇泽关，后因李渊的闺女太平公主带领女兵把守，才改叫娘子关。娘子关头瀑布很有气势，流经的头一个村是水乡，村里的街道或院中稍稍挖一条水沟就会渗出泉水，吃纯净泉水长大的闺女十分漂亮。我们这边上去做木工和泥瓦工的年轻小伙子，干完了活儿还不愿意离开，有的还白干活不要钱。听着听着，我想像着娘子关瀑布的轰鸣声和娘子关泉水的甘甜，向往那个迷人的地方。后来我到中学上学，学校离娘子关只有二十华里，但回忆不起为什么，始终没有到那儿看过瀑布。

从我八岁开始，靠天吃饭的山区开始兴修水利，父兄们劈山造渠，把绵河水引上峻岭。昔日的旱地变为水田。绵河的水越来越少。最近十几年，绵河成了一条污水河和季节河，雨季绵河古道成了泄洪道，给熟悉绵河的人留下了一种悲凉的感觉。

为了追寻童年的感觉，我终于到绵河的源头——娘子关瀑布游览了一回。其实，绵河的源头并非我想像的是一股大泉喷涌而出，穿山越岭成为一条河。娘子关下有好多个泉，形成瀑布的泉也不是最大的泉。这么众多

的泉汇合成绵河的源头。据当地人介绍,形成瀑布的泉水,最大时只有 2.6 个流量。瀑布泉也不是常流不息。老人们回忆说,每过若干年泉水就有规律地熄灭一次。1986 年泉水不见了,瀑布消失了,相隔十年没露面。1996 年泉水才钻出地面,瀑布又重现。这里的人介绍,瀑布下边有个水帘洞,相传唐僧取经就是路过这儿。是真是假也无从考证。

瀑布下边的左侧立着一块青山石,上面刻着郭沫若先生过娘子关时的诗作:

娘子关头悬瀑布,
飞腾入谷化潜龙。
茫茫大野银锄阵,
叠叠崇山铁轨通。
回顾陡惊溶碧玉,
倒流将见吸长虹。
坡地二十六万亩,
跨过长江待望中。

粮食早已过了长江。哺育我的村边那条清水河,在家乡看不见了。郭老诗中的潜龙飞上了山。从绵河源头归来,只淡淡品味着四个字:利弊相随。童年与我为伴的清波荡漾的绵河消失了,她变成若干条小白龙系到了绵河两岸的峻岭高山,滋润着干涸的梯田。纵观历史,人类的选择也只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了。



亲情的港湾

母亲病逝时，我正率团在日本国的绫南町访问。母亲刚强了一辈子，晚年得了半身不遂。当我守候在她的身旁时，她总是用眼睛，或用嘴无声张合地表达，或用那只能动的手比划着，让我早点回去，别耽误了工作。父亲和兄弟给我在一边做“翻译”。还在母亲能用语言表达时，她就跟我的弟弟们再三交待：“现在风气不好。我死时，你们千万不要告诉你哥，等处理完我的后事，再告诉他。”显然，母亲是怕因她的丧事而给我造成影响。因此，在我母亲几次垂危的时刻，家人都没有给我透一点风。

我出国时，特意回乡看望了母亲一次。母亲已经输氧，只能用眼睛和我交流了。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作为长子，我真不愿离开，更不愿这时远离她出国。但是，出

国的日程、时间都已定了，日方执意要我亲自去，共同签订两市町的友好关系协议书。我们已和日本国香川县绫南町政府交往了两年。町长藤井先生一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他为了与我们建立友好关系，费了很多心血做议会中多数党议员的工作，好不容易建友好市町关系的议案才在议会通过。为了正式签约，藤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几次电传或来信让我务必亲临。一边是两市町的友谊和藤井先生的情谊；一边是垂危中生我养我的母亲。我选择了为国家为人民尽忠就是尽孝的传统做法，心事重重的如期赶到了日本，想尽快办完公事再回来看望母亲。可是，只短短几天时间，当我从大洋彼岸的日本返回我的出生地时，母亲已经长眠于地下。家人告诉我，我离开的第二天，也就是我在北京等飞机的那一天，母亲就永远闭上了眼睛。父亲和家人按母亲的交待，始终没有将母亲去逝的消息告诉我和我的单位，也没有告诉我的妻子。那时，如果他们及时通知我们单位，我是完全有时间再见上母亲一面的。他们说：“即使你在单位，我们在办丧事期间也不会通知你，这是母亲的心愿和遗嘱，你也不要自责。”

望着母亲的遗像，我想起了许多打动我心灵的往事。

我两个哥哥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夭折了。五六年后，父母才有了我这个儿子。母亲格外疼爱我。母亲早年丧父，孤儿寡母，家贫如洗，没有上过一天学。艰难困苦的日子磨炼了她从不向恶运低头的性格。我儿时，母亲常和我面对面地坐在土炕上，边击我的手掌边教我，“公鸡头，草鸡头，不在这头在那头儿”，逗着我玩儿。有时她给

我讲“麻鸦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在山背后，媳妇抱在炕头上”等等民间故事。家境虽然困难，但母亲的亲情，使我感到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有一年春节，我们家没有白面包饺子，母亲脸上没有一点沮丧的表情，她用红薯面给我们包饺子。我和弟弟望着锅中翻滚的黑皮饺子，嘴巴撅得老高。母亲边往灶里加柴，边冲着我说：“饺子饺子快点熟，锅边等着馋嘴猴。”逗得我咧开嘴乐起来。因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从中学回乡务农。一天有位很要好的同学，从几十里外来看我。那时家里穷的没有隔夜粮，十冬腊月，主要以麸子、红薯、胡萝卜做饭充饥。同学来访是好事，用什么招待？我就替母亲发愁，急得我直想哭。母亲让我好好招呼同学，自己端着簸箕走了半条街，借回了几斤高粱面，给我的同学做了两顿酸菜红高粱面抿须（圪斗）。多亏第二天同学走了，否则还要吃第三顿红高粱面抿须。对我们家来说，那时能吃到红抿须已是上等饭了。母亲对我的同学是尽了全力招待的。她总是怕对我产生心理上的伤害。七四年，因父亲被当成走资派批斗、下放，我几次提干政审过不了关，满肚委屈从部队退伍回家时，母亲已满头银发。母亲非常清楚我的遭遇和心境，安慰我：回来吧，热乡热土。别灰心，是金子总要放光的。这时，我两个弟弟都参加了工作，家境有了显著变化，母亲和家人省吃俭用，盖了新房，饭菜以大米、白面、肉蛋为主，高粱面已从过去的主食变为饲料。我时隔几年千里迢迢回到了家，母亲湿润着眼睛接过我的行李，又匆匆端起簸箕走了半条街借了几斤高粱面，给我做儿时我最爱吃的家乡饭——红高粱面抿

须。我吃着喷香的家乡饭，看着面前直对我笑的老母，心里的委屈化解了。感到只要有母亲在，家就是我生命的“港湾”，我在这里可以得到温暖和休整，重新注入希望和力量。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忙得很少回家，家里的事从不过问，十几口人的担子自然都落在了母亲肩上。母亲想在我们兄弟五个中间选个帮手，作为接班人重点培养。我和大弟弟都在外上学，选择的对象只剩下三、四、五弟。母亲的选择是严肃认真的，她用具体事对儿子们进行考查。母亲派三弟到县城买猪崽儿，给他买猪的钱和中午一顿饭钱。三弟在猪市上转了几遍，摸准行情，并选准了目标，他在阴凉处两眼紧盯着目标的动静，从上午十点多一直待到下午五六点，等集市上顾客走得差不多了，他盯得目标卖主准备收摊了，他才上前讨价还价。终于他以最便宜的价钱买了最理想的猪崽儿，而且中午吃饭的钱一分没花。他饥肠辘辘地把猪背回家。三弟终于以他的精明和克俭通过了母亲的考试，他从十三岁开始和母亲一起掌管家务。原来我家住的几间旧房，透风漏雨，雨天炕上炕下摆满了接水的盆罐，屋外晴了天，屋内还丁当响。随着我们日渐长大，母亲和三弟发誓要盖新房和解决温饱问题，也正是在我入伍的几年中，我母亲在三弟的辅助下，真的实现了饭能吃饱、旧房翻新的宿愿。

中国有句老话“家贫出孝子”。母亲对我外祖母的孝顺到了一种倔强的地步。外祖父死后，外祖母与两个女儿相依为命。我姨死得早，外祖母青年丧夫，中年丧女。